

论国际体系结构的稳定性因素

——以维也纳体系与凡尔赛体系为例

孙启军

(聊城大学 政法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 影响国际体系结构稳定性的因素有很多方面, 维也纳和凡尔赛两个体系结构存在许多差异和共性, “平衡国作用”、“维护体系的机制作用”、“主要大国的对外政策作用”、“维护体系与改变体系的力量对比”是影响国际体系结构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国际体系结构; 平衡国; 维护机制; 外交政策; 力量对比

[中图分类号] D8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077(2007)01-0074-05

国际秩序结构是否稳定, 对构建和谐世界体系意义重大。本文拟以维也纳体系和凡尔赛体系的比较, 对影响国际秩序结构稳定性的因素进行探讨, 希望能够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提供一点启示。

任何一个国际体系, 都是由大国或者强国来组建的。美国著名学者汉斯·摩根索将其称之为“天平的‘操纵国’或‘平衡国’”^{[1] (P13)}, 实际上就是某一个特定时代的霸权国。

由于拿破仑的战败, 俄国是维也纳体系的受益国, 但英国执行了极富延续性的欧洲均势政策, 并很快重新回到世界霸主的地位。“在拿破仑被剥夺了继续为害的权力, 并在英国的遥控之下以后, 英国寻求两大目标: 在欧洲, 她没有领土野心, 但是寻求维持均势, 尤其是反对沙皇的均势; 在海外, 她的目标是保持她从荷兰和法国攫取的大多数领土, 防止西班牙再次征服已然脱离西班牙统治的美洲殖民地。”^{[2] (P34)}与英国的这两个目标相符, 在欧洲事务中实行了“光荣孤立”政策。有的学者说她既不“光荣”也不“孤立”, 因为英、俄在中亚近东的矛盾和英、法在南非的争夺, 以及一战前英、德矛盾的上升等事件, 都表明英国并未真正游离于纷繁复杂的国际纠纷之

外, 在必要时候是参与欧洲事务的。“光荣孤立”政策的实质是以退为进, 表面上英国置身于欧洲事务之外, 甚至没有参加亚琛、特洛波——莱巴赫、维罗纳等欧洲协调会议, 然而英国的这一政策在欧洲遇到危机时, 更能有效、及时、充分地发挥“制衡者”的作用。英国由于宪政体制没有参加神圣同盟, 只参加了四国同盟, 但是在欧洲协调初期的特洛波——莱巴赫会议上, 英国没在《特洛波议定书》上签字, 四国同盟也由于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中俄、奥磋商的“卡尔斯巴的小纸条”而把英国排除在外, 英国不参与神圣同盟和事实上退出四国同盟, 大大减少了法、俄、奥干涉欧洲各国事务的力度。非但如此, 英国还积极参与俄土战争, 第一次和第二次土埃战争, 并为战争一一善后。特别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 英国更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甚至俄国都认为“如果英国保持中立, (俄国)舰队就可以抛锚在亚洲人的城堡之下, 如果英国参与纷争的话, 俄国就只能保全两艘战舰和两只汽船了”^{[3] (P51)}。事实上, 在这场战争中, 英国选择了法、土、撒丁为盟友, 结果俄、土两国间的战争, 发展成为俄、英为首的欧洲战争, 最终俄国失败, 战后几大国举行和会, 签订了《巴黎和约》。自此, 俄国的国际地位开始下降, “欧洲宪兵”的作用逐步削弱, 侵略目标被迫转移到高加索和亚洲; 而英国大大

[收稿日期] 2006-10-22

[作者简介] 孙启军(1977-), 男, 山东淄博人, 聊城大学政法学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学研究。

加强了对欧洲的影响力。英国参与克里米亚战争,防止俄国极度削弱本已接近衰竭的土耳其,使土耳其作为一个欧洲国家依然存在,维持了当时欧洲均势的现状,从而维持了维也纳体系的稳定。英国的这种制衡作用一直发挥到“一战”前。

在凡尔赛体系中,应当扮演并且唯一有能力扮演平衡国角色的是美国。美国的煤、生铁、钢的产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世界金融中心在“一战”后由伦敦转移到纽约,充分表明了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而美国的政治领袖地位和均势霸主地位,更是在凡尔赛——华盛顿会议之后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中表露无疑。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热那亚会议、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胡佛延债宣言、洛桑会议,以及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洛加诺公约、非战公约、裁军会议等,美国均积极参与,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五国海军协定》中,美国取得了与前军事霸主英国同样的军事地位,甚至作为凡尔赛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国联盟约》也是按照美国的意志制定的。

然而此时,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她的国际地位出现了脱节。“1910年~1929年间美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美国并没有像一个霸主那样的发挥作用。”^{[4](P49)}与英国的“光荣孤立”相比较,美国的“孤立主义”更加名副其实。在凡尔赛体系建立到“二战”爆发的十几年间,美国大都致力于国内事务,很少参与欧洲事务,任由欧洲的力量对比从英、法、意对德的3:1变成英、法对德、意的2:2,又变成英、法对德、意、日的2:3。在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次协调中,形成了德日、德意、英法苏的三组谈判,这其中依然寻不到美国的踪影。可以说,美国的外交政策更表明它根本无意于扮演平衡国这一角色。

比较维也纳体系和凡尔赛体系,我们可以看出,英国致力于维也纳体系的维护,发挥了“平衡者”的巨大作用,而美国在体系建立之初令其坚决服从美国的意志,在其确立以后却并不积极加以维护。两大平衡国分别在体系的建设与维护上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这正是影响两个体系结构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平衡国的作为直接影响到跟随平衡国、充当搭车者的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这些国家的

行为也成为体系稳定与否的因素之一。

二

任何一个国际体系,都有它自身的运行机制,维也纳体系和凡尔赛体系也不例外。在两大体系建立之时,欧洲都饱受战争的蹂躏,各国人民都希望结束战争,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欧洲,两大体系的创建者都认为他们满足了人们的这种愿望。然而,由于机制的不同,维也纳体系和凡尔赛体系在事实上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结局。

维也纳体系是欧洲协调机制,它确立了两大原则:正统原则和欧洲协调原则,后者为以后欧洲近百年的安全与和平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欧洲协调原则确定以后,欧洲各大国就随着时间和事态的进展,不断召开协调会议,或者是未雨绸缪地预防战争和危机,或者是在危机发生时予以解决。在维也纳会议后不久,欧洲几大国就先后召开三次协调会议,作为欧洲协调原则的初期尝试。在亚琛会议上,根据战败国法国的良好认错态度,决定撤出驻扎法国的占领军,并且将“体现战胜国对战败国国际制裁”的四国同盟扩大为“目的在于保持欧洲协调”的五国盟国。在随之到来的19世纪20年代的革命浪潮中,欧洲大国又召开特洛波——莱巴赫会议、维罗纳会议,就新的革命局势达成新的谅解。即使在震惊整个欧洲的1848年革命中,这种作用也体现在了欧洲各大国之间的团结一致上。可以说,这项欧洲协调的原则在以后的50年内都安然无恙的存在,并对局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的近东危机使欧洲协调的原则受到严峻挑战,但同时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近东危机的初期,欧洲各大国积极参与解决,俄国组织了六国领事团,奥国发出安德拉西照会,三皇联盟达成柏林备忘录,但是因为英、俄的切身利益冲突和德、英立场的大相径庭,先后夭折。“从君士坦丁堡会议到俄土战争前夕的大国关系发展表明:列强没有能力调和他们的矛盾,欧洲协调流于形式。”^{[6](P75)}这时候的欧洲协调陷入低谷时期。各大国面临俄土战争的危急情势,“自从土耳其参加欧洲协调之后,大国建立在维持近东现状基础上的力量平衡是由1856年巴黎条约和1871年伦敦条约等一系列国际条约加以保证的。无论是克里米亚战争以后的三国

保护体制 还是 1873年兴勃隆协定开始的奥、俄合作 都不能代替以欧洲协调方式处理东方问题的传统和任何现状的变化必须经欧洲六强批准的原则。”^{[9] (P146)} 各大国之间首先展开两两谈判 最终于 1878年夏天 列强在柏林召开关于解决近东危机和圣斯蒂法诺条约等问题的会议 以柏林会议作为近东危机的结局 柏林会议的第 2年 俾斯麦率领的德国在外交上改弦更辙 建立了德奥同盟 接着俾斯麦苦心孤诣地构筑以三皇同盟为主架、德奥同盟、三国同盟、奥塞同盟和奥罗同盟为支架的结盟体系 欧洲协调原则支配下的另一种均势开始了。随着德、意崛起 俾斯麦离职 国际均势由俾斯麦结盟体系演变成为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对立集团 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战”爆发前 两大集团召开种种会议进行磋商 意图重新恢复欧洲协调 虽然无果而终 但推迟了“一战”爆发的时间。

凡尔赛体系确立了“胜利者的安全机制”，结果导致了和平的分割、安全的分割 显然是不利于战后和平的。凡尔赛体系签订的对德国的《凡尔赛条约》、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对保加利亚的《纳伊和约》、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和约》、对土耳其的《色佛尔和约》等一系列条约都是战胜国强加于战败国的，是对战败国的掠夺 是不公平的条约，是瓜分世界的条约 这些条约不能使其维持的凡尔赛体系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 这就为凡尔赛体系的及早瓦解埋下了伏笔。正如法国福煦元帅所言：这不是和平 这是 20年的休战 虽然后来苏联倡导建立集体安全机制 但由于英国和法国没有诚意 坚持反对苏联社会主义而不与苏联结盟 欧洲的集体安全制度也遭到了失败。国际安全机制不排斥共享利益 甚至源于共享利益。然而，主宰凡尔赛体系的西方国家却始终排斥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排斥集体安全利益。在 20世纪 30年代末欧洲局势最为紧张的年代 这种不利于共享利益的国际机制终于酿成苦果 英、法、美等西方民主国家采取绥靖政策以求自保 苏联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放弃了集体安全而走向了反面 各国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 而不是从全局着想。就拿欧洲裁军来说 几大国都纷纷倡导裁军 “但是没有人相信他们是怀揣完全的诚意而来。”^{[7] (P36)} 因此 仅仅

是“胜利者的和平”是不可能实现集体安全的。各大国在未来的危机之中共同协商 采取一致共同的措施 捍卫世界的共同利益。

三

任何一个国际体系 都会受到大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德国在维也纳体系存续期间的外交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815年 ~ 1871年 1871年 ~ 1914年。在前一阶段 主要表现为两大德意志国家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关系。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说 这两个最大的德意志国家彼此间的关系以及各自与其他德意志小国的关系 是欧洲稳定与否的关键。此时两国的关系表现为德意志的统一 究竟是以“大德意志”统一德国 还是以“小德意志”统一德国？在这一问题上，“普鲁士得到了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帮助 而奥地利则受到它的阻碍。奥地利涵盖多种语言群 每一种语言群都希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而普鲁士变得更加集权化 仅涵盖一个相对较小的波兰少数民族 而他们也都很满意波兰少数民族留在普鲁士内。”^{[8] (P16)} 普鲁士将奥地利排挤出德意志国家 把欧洲的德意志小邦统一为德国 使欧洲的各个德意志小邦由单个不稳定的分子结成一个较为统一的稳定的“小德意志”国家 这个民族团结的“小德意志”国家要比可能成为“民族监狱”的“大德意志”国家更为稳定 减少了欧洲不稳定的因素。而后一阶段 德国的外交则主要表现为以结盟为形式的争霸。俾斯麦的结盟体系为历代外交家所称赞。俾斯麦充当了欧洲这个不倒翁娃娃的重心。因为“俾斯麦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他有选择的将秘密条约的条文透漏给一些旨在维持和平的无意义的国家 他的继承者说他是能将五个玻璃球（欧洲五大强国）同时转动的唯一人”。“当 1890年俾斯麦去职后 德国发现他再也不能玩弄五球游戏了。”^{[9] (P379)} 俾斯麦表演的五球游戏 就是凭借结盟对欧洲均势机制加以调整 在由英、法、俄、奥、德五国组成的均势体系中 德国有效地遏制了英国的霸权 协调了奥、俄的矛盾 维持了体系的稳定。在三皇同盟中 俾斯麦以德国自身的力量平衡俄、奥的实力 防止他们发生战争；在三国同盟中 俾斯麦也是如此这般地平衡奥、意的实力 防止冲突 其他的几种同盟也

大都如此。因此，维也纳体系得以长时间地保存下来并发挥作用，德国功不可没。

在凡尔赛体系下，建立了由英、法两国主导的国联，其后的所作所为却令全世界人民失望至极。法国害怕德国崛起后的报复，曾积极倡导建立结盟体系。从1920年到1924年，她先后同比利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三国结盟，相互保证彼此的安全，但限于这些国家当时所处的国际地位，他们在维护法国安全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至于英、法两国主持的“国联”曾在1923年10月不负责任的侵入洛林，造成德国经济更加恶化；且在“二战”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执行了纵容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在英、法“不干涉政策”下，德、意就更加有恃无恐，两国迅速接近，并最终德国、意大利、日本共同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标志法西斯侵略集团“柏林——东京——罗马”轴心成立。面临法西斯国家的无情侵略，英、法为首的“绥靖政策”却开展得如火如荼。在德国吞并奥地利的过程中，英、法两国作壁上观，令希特勒喜出望外；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英、法携手制造“慕尼黑阴谋”；进一步满足希特勒的无理要求，意图牺牲欧洲小国的利益保全自己；最终纵容德国侵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大战爆发后，绥靖政策又使英法联袂导演了一出“西线无战事”的闹剧。正是由于英、法两国的绥靖政策，法西斯主义才能甚嚣尘上，使凡尔赛体系崩溃，整个世界再次陷入战争的深渊中。甚至有人说：“1914年到1945年之间这段时期，通常被认定为是20世纪的30年战争时期。”^{[10] (P218)}

四

在维也纳体系和凡尔赛体系下，维护体系和改变体系的力量分配不同。在维也纳体系下，维护体系的力量大于改变体系的力量；在凡尔赛体系下，维护体系的力量小于改变体系的力量。这也是造成维也纳体系与凡尔赛体系结果迥异的原因之一。

在维也纳体系下，欧洲各大国英、普、法、奥、意、俄等对该体系还是比较满意的，尤其是奥、俄两国“更为现实的梅特涅，像急于保持所有国家适当秩序的俄国一样，更加当仁不让地充当了恢复的保守欧洲的指导。”^{[11] (P25)}在维也纳体系下，各国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

联手大规模侵略和扩张的历史。英、法对非洲殖民地的争夺、英、俄在中亚的竞争、欧洲大国联手对远东地区的日本、中国、印度等国的瓜分成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尤其以英、俄在中亚的争夺为最。在瓜分殖民地的同时，各资本主义大国不可避免的产生矛盾，尽管如此，因为这些矛盾大都与大国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有关，而几乎与各国本土毫无瓜葛，同时大国大都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欧洲以外的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广大的市场更多地吸引了他们的目光，因此这些矛盾并不是不可协调的，大国在竞争的同时仍然维护了体系的存在，大国联合瓜分中国就是显然的例证。

在凡尔赛体系下，改变体系的力量大于维护体系的力量，维护体系的主要力量只有英、法以及东欧小国，而其他的国家都对该体系投了反对票。英、法在“一战”以后联手建立了国联，充当维持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国际性机构，但是他们的政策却逐渐由维持欧洲协调转向对德、意等国的绥靖。英、法本身在战争中损失巨大，尤其是英国，邱吉尔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国损失了整整一代优秀青年。并且英、法对德的态度也存在矛盾性，法国主张把德国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她永世不得翻身，英国希望用德国来抑制法国，不使法国独霸欧洲大陆，这是她出于其一贯关心的欧洲平衡的考虑。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里论证：“德国是英国一个无与伦比的海外市场，因此英国只主张对德国施以小小的惩戒。”英国扶持德国、打压法国的政策在凡尔赛和约协商签订之时就已经初露端倪了。法国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分别与英国和美国签订法英防御条约和法、美防御条约，这两个条约后来成为凡尔赛条约的附约，并与和约同一天签字，但是最严重的是在英国的坚持下确立的与该条约有连带关系的条文，该条文规定：“如果这两个条约中有一个未获得批准，另一个也无效。”确切地说，“美国参议院以宪法规定的2/3多数否决了整个凡尔赛和约，法、美防御条约虽未提及美国参议院批准，亦与凡尔赛和约同时失效，在这种情况下，法、英条约自然也失效，显而易见，劳合·乔治和英国舆论对此感到十分满意，英国舆论一直在指责法国推行帝国主义政策。”^{[12] (P6)}所以英、法两国维护凡尔赛体系的

力量不同而削弱。“一战”后的德国强烈反对凡尔赛体系,该体系重新划定的德国边界和规定的“赔款使战争激情经久不衰”^{[13] (P41)},在条约签订后“德国总共损失了 1/7的领土和 1/10的人口,虽然德国认为西部和北部(萨尔除外)的领土损失是能够接受的,但是她认为东部的领土损失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因为这样做主要是出于战略和经济方面的考虑,一般都不符合民族自治的原则。”^{[12] (P3)}因此,她强烈要求改变体系,整个德国掀起了全国性的抗议运动,德国的残余部队几乎到处都在组织自由部队,柏林的政变此起彼伏,德国政权几经易手,东欧小国是维护凡尔赛体系的,他们或者与法国结盟,或者与苏联结盟,但力量弱小,不足以维持凡尔赛体系,苏联被凡尔赛体系排除在外,也是要求改变凡尔赛体系现状,在退出战争后,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推行“新经济政策”,使得

1927年的经济已经迅速恢复到战前 1913年的水平。可以说,包括苏联、德国和意大利三大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是要求改变体系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求改变体系的德、苏(俄)、意的力量越来越大于维持体系的英、法的力量。

总之,通过维也纳体系和凡尔赛体系两大均势的比较,得出了国际体系稳定与否的动因,四个因素必须同时发挥积极作用才能维护体系的稳定,当然均势也只是相对而言,并不存在绝对的均势。现今世界处于冷战后的基本和平阶段,是否可以归纳到均势的范围加以考证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但是要维持新世纪的和平,我们必须借鉴前面两大世界体系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而为世界人民缔造和平的环境创造良好的条件,提供宝贵的意见。

参考文献

- [1] Hans J. Morga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McGraw-Hill Inc. SIXTH EDITION, 1978
- [2] Jean-Baptiste Duroselle. *Europe: A History of Its People*. Published by the Penguin Group, 1990
- [3] Andrew D. Lambert. *The Crimean War: British Grand Strategy 1853-1856*.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 [4] Mark R. Brawley. *Liberal Leadership: Great Powers and Their Challengers in Peace and W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 [5] 卡尔·艾利希·博恩. *德意志史: 1789~1914*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6] 朱瀛全. *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7] Anthony Adamthwaite. *The Lost Pea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 1918-1939*. Edward Arnold, 1980
- [8] Robin W. Winks. *Crane Brinon, John B. Christopher and Robert Lee Wolff: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Prentice Hall, NC, 8th Edition, 1992
- [9] Mark Kishlansky, Patrick Geary and Patricia O'Brien.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 an imprint of Addison Wesley Longman, NC, 3rd Edition, 1997
- [10] Gendör. A. Craig Alexander.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1] Ren Albrecht-Carri. *A Diplomacy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Evanson, San Francisco, London, revised edition, 23
- [12] Christopher Layne. "Offshore Balancing Revisited,"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02
- [13] A. J. P. 泰勒.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 [14] Kerlof William R.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责任编辑:胡小林]